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紹聖四年五月辛未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吏房送到吴居厚除權户部尚書詞頭詔令臣命詞行下按居厚頃於元豐間被知先帝自朝散郎除天章閣待制充京東路都轉運使先帝親為襃詔稱居厚將命一道不辱使

指無黷乎上不擾乎下不諠乎聞於二三年間坐致財用數百萬計前日縣官窘迫一朝變為寛舒求之内外主財之臣政績著驗顧未有出其右者至於遷官賜服數次及司馬光用事務快宿憾改更廢黜先朝政事人物故劉摯等附會首論居厚而言多無實不待服罪責為散官考其所坐悉緣公事本無贓私廢棄顯狀一被譴斥首尾十年至紹聖親政始復收用察其元犯已與除落今自户部侍郎除權尚書計其資歷無甚超越而

議者尚以前事為言臣若茍隨流俗心懷顧避旣慮給事中封駮又恐諫官御史奏論相與協心終不命詞反致先帝初則失人次則失言以矯誣在天之威靈而助成司馬光劉摯等之素志則是臣懷利朋姦没身無以塞責是以聞命審思即草詞訖蓋以其心非附朝廷以為同非反同列以為異非交私居厚以為朋黨而區區之忠所深慮者累先帝知人之明違今日紹述之志也望降臣此章與居厚除命行下明示好惡以風四方則

非獨於臣幸甚詔牓示朝堂朕以眇躬獲承先造永惟休烈盛美欲以昭示萬世而頃遭群姦同逞宿憾興訛造訕力肆詆排政事人材廢毀殆盡夙夜悼懼靡敢遑寧思與卿士大夫共承厥志庶幾德業傳信無窮念今在廷之臣鮮知事君之義崇鄉原以為善士造虛譽以進無能以交私合黨相先以奉法守公為諱材智勝任則闒茸共嫉趣向至正則頗側深仇端亮勁挺有特立之操者不見容於衆人媕阿回遹持兩可之說者必得

名於流俗沉溺忘返險薄可嗟乃陰懷私恩顯廢公議
以姦臣所斥逐為當罪所變更為得宜以先帝所建立
為不然所褒擢為非當借譽餘黨幸復甄收務令舊章
未能淳一扇為是非不定之論欲開善否更用之端浸
長小人之道於難知之中以疑天下之聽於未孚之際
幸時事之中變庶人情之翕從每懷及茲良用慨嘆朕
察言觀事灼見邪心欲正典刑當申儆誡繼自今日爾
其自新式懲厥愆畢趨於正示以好惡非曰苟然其或

怙終必罰無赦咨爾在位尚克欽承　元祐初章惇爭論役法劄子有云役法可以緩改非如京東鐵馬福建茶鹽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也及蔡卞與序辰謀共作詔榜慮惇不從乃持惇元祐劄子以脅之曰若謂居厚京東所行非是則先帝褒詔亦非是矣惇噤不能語於是從序辰所請降詔牓云今實録元祐元年二月章惇論役法劄子亦無此不改一日則有一日害等語盖崇寧史臣隂為惇諱紹興史臣不能檢討增益之也　詔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沈銖不當以無根繳奏吴居厚特罰銅

二十斤銖再論居厚頃使京東坐聚斂罷不可以長地官即𤼵命蹇序辰仍令銖分析序辰既草制銖因被罰

壬戌除居厚銖繳詞頭甲子再繳戊辰𤼵付序辰辛未罰金舊録云吳居厚除户部尚書銖以居厚領使京東坐聚斂罷不可以長地官詔銖具實狀不能對罰金新傳因之居厚實狀有何難對政坐以元祐為諱耳史臣姁阿莫辨可嘆也

翌日樞密院奏事曾布曰上竊聞沈銖近以繳吳居厚詞得罪上曰止罰金布曰又聞有勑榜上曰止降詔布曰居厚初除待制葉祖洽亦嘗繳奏陛下聽之今沈銖既罰金又降詔牓告以吳居厚蹇序辰為

君子以沈銖為小人恐人情不服上曰不曾指名布曰聞三省行遣先坐沈銖繳狀詞次用蹇序辰章疏降詔如此亦指名也古人以逆人主指為逆鱗以謂攖之者死然挺特自守之士以義理自守議論之際雖死不避儻欲使衆論以小人為善人君子為小人雖曰殺人亦不可奪況出榜乎臣以為詔榜無益於事兼如此乃是欺罔聖聽上曰序辰因何却與居厚一般布未及答林希進曰此已行之命無可論者曾布所陳極當望陛下

知察耳上唯阿而已布錄在壬申今附此日後數日布錄在丙子布
又言臣前日論居厚事喋喋煩聖聽然聖問以謂序辰
何以與居厚一般臣倉卒未及對陛下知居厚事狀否
元豐中先帝欲按閱河北保甲患用度不足居厚即獻
絹三十二萬及措置糴便陝西邊事居厚皆有所獻此
時先帝不得不悅財利之臣能舉職如此不得不獎擢
然京東歲有羨餘一二百萬非取之於民何所從出前
日之京東今日之京東與居厚在彼時宜無以異不知

居厚何術獨能致此羨餘居厚之所經營如民間禁補修舊鐵器一一要從官買其他掊斂細碎大約類此上曰事皆虛當時不曾根勘但人言如此耳布曰居厚京東之事人人共知恐不虛如鐵器事嘗為優人所玩安可謂無兼章惇元豐末章疏曽論居厚云京東之人恨不食其肉此語莫不虛否然居厚不足論掊斂之事害及一路而已若序辰者則害天下其為害蓋百倍於居厚何止一般何以言之序辰凡所議論不復顧義理若

三省所悦雖凶慝小人必多方主張庇護害政之大無大於此今但言流俗之人黨助元祐姦黨兾其復用臣固嘗開陳以為君子小人皆不當有此意誠令與三省異論之人皆是小人縁小人用心惟利是視豈可舍今日權要大臣不肯附麗却一向黨附海外編管安置之人兾其復用以求官職希進用其術無乃太踈乎小人懐利必不應顛倒如此但知義理自守之士不肯為三省變易天下公議雷同欺罔爾兼居厚昨除待制葉祖

洽亦嘗繳詞陛下伸祖洽之言罷居厚之命中外鼓舞稱誦今日沈銖所繳乃與祖洽無異而銖獨罰金又出敕牓此臣所不曉又如呂嘉問欲除卿陛下以為不可欲除侍郎陛下以為不可過都門欲一見陛下亦以為不可今忽除待制莫不駭聞緣權侍郎四年方即真又一年乃得待制今比之侍郎乃更速五年矣臣固疑近日政事更非前日之比也亦嘗自陳凡所欲言隱忍者十有八九而其所陳已喋喋不勝其多臣猶自猒況陛

下手上曰大臣所見豈可不言言之何害布曰臣每蒙
陛下開納如此葢不敢循默然顧陛下更賜采納臣自
初秉政即嘗奏陳以為先帝聽用王安石近世罕比然
當時大臣異論者不一終不斥逐者葢恐上下之人與
安石為一則人主於民事有所不得聞矣此何可忽也
上曰馮京輩皆是布曰非獨京輩先帝曾諭臣王珪雖
不言未必不腹非也今三省無一人敢與惇卞異論者
許將輩見差除號令有不當但嚬悒而已如序辰輩多

端劫持驚恐在位之人使不敢與三省違戾只如有文字云元祐大臣非其死黨不得為執政許將見此一語為之破膽上曰不記得有此文字布曰序辰但於文字中以一兩句微詞驚恐許將輩非公然排擊許將宜其陛下不記也今上下人情如此願陛下以先帝御安石之術為意上又問林希用心如何布曰臣累曾言希有學問識見若不為利害所怵於義理不患不曉今致身至此實不肯附麗人議論極向正上曰於卿處則然未

知他處何如爾布曰或不至此布又問上近日論議者莫亦以臣為黨助元祐之人否上曰豈有此理卿何可加以此布曰臣固自知於元祐之人無一毫干涉然見其變亂是非如此臣亦不敢自保上笑曰無之豈得有此布錄在丙子本附此許將時為中書侍郎陳瓘尊堯集理財總論曰按安石初為從官即倡理財之說及至參知政事故行其所言今考日錄第一安石於未執政前七對神考並無一言及於理財至於執政供職之第一日即偽書對上之言曰人主當以成禮義廉耻之俗為急若宣著為利之實而禮義廉耻之俗壞則天下不勝其弊孟子恥言利曰亦有仁義而已矣然其卒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人人不敢後其君此乃人主大利

也嗚呼安石著書首撰此語却思孟子之說其於前日所行不可謂之無悔也年運而往難悔可追悔而不改濟以欺偽作為誣書陰授蔡卞卞紹聖用事之初專述熙寧及哲宗既怒常立然後駁述元豐始與序辰謀作蓋抹之事矣事之本末臣請叙而論之臣聞紹聖三年尚書右丞蔡卞引選人常立為假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又力薦之賜對之明日復請躐除侍從官哲宗問卞曰立詆神考而卿薦之何也又顧丞相惇曰卿不見其語乎惇謝不知因請其語哲宗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来民在塗炭又云自秩與安石去位而識者知政事必敗其謟厚安石而詆薄神考如此卞薦之何也即命中使史院取秩行狀哲宗親指塗炭必敗四字以示宰執惇等皆頓首謝罪請貶立監壽州酒給事中葉祖洽駁曰立詆毀先烈謫輕近地乃改立永州監酒而撰常秩行狀者趙冲特勒停初太學博士林自用卞之意倡其言於太學曰神考知荆公不盡尚不

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固駁其言矣自哲宗既
怒常立卞始惶駭改意而林自滕文公之罪亦自此不
敢言於衆卞於是與序辰等始用蓋抹之術矣又論曰
日錄載安石之言曰人君為天地萬物主須是蓋抹得
事過乃能濟天下紹聖中蔡卞用蓋抹之術在既竄常
立之後安排之序的然可指臣請稽其本末而論之熙
寧九年鄧綰落御史中丞安石亦相繼罷去退居鍾山
著此訕書以授蔡卞卞當元祐之時增光潤色九年筆
削恩怨分明回互姑嫌以叶衆好照顧本末以全私美
書行於紹聖之始嫁禍與造書之人惇等醉迷例遭嫁
責不知宗廟之遺訛誣也天實使之蔦常立哲宗皇帝
灼見姦偽竄惇臣於遠方卞惟偽迹寖彰於是屈己改
圖而用蓋抹之術矣蓋卞之初意識薄神考元豐之政
專務紹述安石熙寧之事至是知其不可則與蹇序辰
同謀以神考褒勸吳居厚手詔牓於朝堂其迹則善述
熙寧深讃元豐其心則脫安石訕誣宗廟夫詔褒居厚

乃神考駕馭監司之意爾元祐初章惇爭論役法劄子云役法可以緩改非如京東鐵馬福建茶鹽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也及卞序辰共作勑牓之時先以章惇元祐劄子脅持宰相曰昔以居厚京東鹽馬之事不改一日則一日之害是以理財之詔為非也惇計無所出喋不能語於是亦以勑牓為是矣且安石初欲理財自謂合於經術謂司馬光之徒皆不曉孟子義利之說豈以理財為不美哉及退而著書則於初作參知政事第一日便造安石奏上之言曰孟子恥言利若宣著為利之說則恐壞風俗又造安石奏上之言曰陛下但好理財者則汲汲而用至於講道則不以為急又曰以理財為先則人將機巧趨利又曰若以理財為先務又召致無行義之人則恐天下觀聽不足盖安石捨衆自用造法於得君之初追悔著書於十年之後歸過宗廟圖盖已愆是可忍也復何議哉又其歸過之言曰臣嘗勸陛下不須多張法又論榷鐵則曰官自鼓鑄則必與漢同

弊此所以譏元豐之政也卞及序辰謀取神考駕馭監司之詔牓于朝堂豈為一吳居厚而已哉欲實安石詆譏之語而杜塞天下愛君之言耳夫有舒有慘天道所以變通一弛一張文武所以相濟神考聖訓曰什一而稅足矣又曰今稅斂已重此則理財之正論聖主之本心也至於詔獎居厚則所以獎有勞之臣耳孰敢以為非乎卞等揭視一詔便謂安石所諱理財之事可以移過於宗廟而曰錄誣偽之言可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蓋卞等所謂蓋抹者如此

御史蔡蹈言臣伏覩聖旨指揮以權中書舍人沈銖繳還新除戶部尚書吳居厚詞頭令具析聞奏者臣竊以中書舍人之職專掌書命朝廷除授未允公議則王命之出不可不審況有義當論列若論失

其實而上罔朝廷即銖被罪黜可也不當更令具析待之以不信而使在廷之臣以此為戒它日無敢言者且居厚之為京東都轉運使牟利殃民衆所備聞近者朝廷初復居厚待制矣是時嘗有繳還詞頭者朝廷為罷其命不聞有令具析聞奏之旨今居厚超遷踰等又非待制之比而銖之所論公議翕然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聖慈追寢令銖具析指揮庶存近侍論思事體　又言伏見聖旨指揮以權中書舍人沈銖繳還新除權户

部尚書吳居厚詞頭令具析聞奏既又罰銅二十斤放
并今月十九日尚書省降到勑一道臣僚上言辨雪吳
居厚事令本臺牓朝堂者臣謹按居厚奉使京東征利
苛急惟務羨餘以赴功賞而創置鐵冶等非義取民一
方愁怨聲動朝野在元豐末年左右大臣已嘗論奏其
惡而責守廬州矣其大臣及同時被遇先帝之人莫非
公心以救正朝廷法度以此見居厚非本無過者若謂
悉皆緣公本無贓私則人臣奉使一方不能致朝廷之

德意下究而萬口嗷嗷不勝其怨其為失職何必贓私設或棄瑕甄録出自宸聰則臣下所不敢知其如中書舍人當行職事其所見繳還詞頭未為過也而勑旨勒令具析事狀既而罰金以加其罪亦已太甚宜乎衆所駭聞也葢居厚事狀天下共知若謂論者厚誣是欺天下也天下之不可欺以有公議存焉公議不恤雖聖訓諄諄申儆具寮恐無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朝廷清明陛下仁孝習先朝故事固已純一庶人

無知且猶無所議況士大夫乎天下既無異議而止緣
中書舍人繳還詞頭便為異議如此則一切不問無繳
還者謂之其志同可乎臣愚伏望聖慈更加省察沈銖
繳還吴居厚詞頭實協公議特賜原宥庶使在廷之臣
不以言為戒矣天下幸甚　河東路經畧司言内殿崇
班王安靜昨出界討擊青魚河賊所部殺獲最多昨與
折克行子姪一例同減半推恩依格合轉三官更減四
年磨勘除正推恩外有轉一官減四年半磨勘未賞詔

王安静特依格更與轉一官仍減四年磨勘　觀文殿大學士守太子太保致仕韓縝卒上為輟朝成服於後苑贈司空

壬申起居郎權中書舍人沈銖乞罷中書舍人職事詔從之仍改差起居舍人龔原兼權　樞密院言去秋西賊舉衆入寇鄜延除環慶係鄰路差那兵將前去策應外其餘路分並曽出兵牽制内涇原入界破蕩没煙新寨廣有斬獲熙河乘此進築安西城𡋯以此稍沮賊氣

比累據環慶等路探報賊界今年秋點集河北諸監軍司人馬雖已降朝旨下諸路過為隄備竊慮西賊併兵寇犯一路其餘路分臨時却有觀望不出兵牽制不惟使被寇路分難以枝梧若西賊分兵侵犯諸路即逐路兵力足以隨宜應敵捍禦掩擊如併兵寇犯一路其鄰路除合行策應外如可以側近去處據險設伏出奇掩擊或扼其歸路或旁出間道邀擊輜車或廣張旗幟多設疑兵使賊顧望難於進退因其留滯困怠可以追粘

尾擊或乗其退散之際痛行掩殺即選委統制兵將帶領得力将佐及精鋭人馬前去其牽制路分若去被冦路分不遠亦依此施行或道路隔邈難以前去即精加探討發兵入界掩擊團聚兵馬或討蕩賊界諸州或監軍司或郊野住坐部落族帳或於本路有合展拓城寨乗伺閒隙便行進築如此則西賊於分兵併兵皆無以得志假如蹂踐一路邊面即諸路討蕩或進築彼所喪失不少使賊兵於分合之際無不受害進退左右無以

為謀賊勢自須困敝諸路邊鄙常須獲利此最為備邊困賊之要惟在帥臣公心體國不懷畏避因循觀望之意豫與兵將官講議博盡衆論廣設方略則臨時可以乘機擇利應變出奇萬全取勝及戒約激厲將佐令知紀律不敢臨事逗撓及應干戰守凡百應接方略論議素定及令將佐人人通曉貴免臨敵倉卒措置乖方滋長邊患詔陝西河東諸路詳具措置方略以聞新本删修云樞密院言去秋西賊舉衆冦鄜延除環慶係鄜路差那兵將前去策應外其餘路分並曾出兵牽制內涇原入界

破蕩沒煙新寨廣有斬獲熙河秉此進築安西城畢稍沮賊氣比累據環慶等路探報賊界今年秋點集河北諸監軍司人馬已降朝旨下諸路過為隄備竊慮西賊併兵寇犯一路其餘路分覬望不為出兵牽制被寇路分難以枝梧若西賊分兵侵犯諸路合行策應如此則西賊於分兵併兵皆無以得志此最為備邊困賊之要

詔陝西河東諸路詳具措置方略以聞

廣西經略司言據知南丹州莫世忍牒男公鞫與弟公佞自成啓吻前去歸明乞在本路安泊公鞫稱曾入貢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武騎尉帶到妻男等二十一人同歸明人閑勞共六人内閑勞亦曾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

子癸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並乞換班行名目本司今相度欲差人伴送前去吉鄂州給田産安泊詔莫公鞫與鄂州團練副使不簽書公事閑勞與吉州長史並不支請受仍令廣西經略司差人伴押前去鄂州交割令於本州一處居住候到給與係官堪耕種田土仰本州常切覊縻

甲戌詔以眉州進士家素為綿州司户參軍充眉州州學教授用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薦也　又詔故左班殿

直金明寨主何鯁已與兩資恩澤更與一名三班差使母王氏封縣太君以鯁死事故也
乙亥都提舉汴河隄岸賈種民言元豐年導洛通汴遂改汴口為洛口止係通放洛河清水遂名汴河為清汴間或水小即以櫃内清水添助行流自元祐年間却於黄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達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將汴河依元豐年已修狹河身丈尺深淺檢計合用物力具數申尚書省復元豐清汴立限修濬通

放洛水復為清汴及乞依元豐年例復置洛斗門依舊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閏二月十九日初差種民同楊琰相度　先是曾布嘗為上言昨李仲欲廢清汴當時若非臣在河陽清汴幾廢然仲以開御河遂復用臣竊以為用人當如此凡可以吏事驅策之人何可責以名節陛下嘗宣諭以為不可以一言廢人臣嘗稱誦德音以為不可易之論以仲等附麗之人何足深責當時只以王嚴叟經過語仲以但建此議朝廷必行仲遂決

然只以數句語言便欲廢清汴當時吴安持在都水臣既令通判往再相度得不可廢遂以申都水都水乃責問河陽云二者之言孰為是非臣遂申都水云通判之言允當事方寢前日因賈種民来白清汴事臣嘗及之種民亦能笑云都水不敢决可否乃責河陽上曰嚴叟用心極可罪當時聦蔡確意不在確蓋有傾揺之意布曰此臣所不知此必有人言蔡確定策有功逐確則有廢立之意上又曰梁燾亦然又言先帝作清汴又為天

源河有深意元祐中幾廢種民云若盡復清汴不用濁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曰先帝以天源河為國姓福地此衆人所知此何可廢上曰吳安持亦不佳布曰朝廷每欲屏元祐黨人而安持獨進安持在元祐中附麗大防大防臨行猶且薦之而紹聖中獨進用臣所不曉

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陝西路轉運司言岷州錢監自來應副六路用兵支費和雇脚乘道里阻遠今相度欲以舟船般運至熙蘭二州極邊使用沿河亦有古道可

以修治安置遞鋪直至熙河北瑪爾巴山等路一自岷州城外裝船於洮河内駕放般載錢物至中路上襯地名噶勒斡河水湍急幷山硤石磧至下襯計六十餘里不可行船今既沿河道可開自上襯擺置六鋪勒鋪兵二人陸路般運至下襯地名章龍硤石却用熙州船裝載直至熙州或臨洮堡下卸其上下襯各置監官量行修廨舍庫屋卸納裝破幷往來催督水陸路般運錢物從之

丁丑三省言降授左朝議大夫致仕韓維本以先帝東

宮舊臣在元豐末朋附司馬光最為盡力仍於奏狀內稱止為上謝太皇太后特賜褒諭更不奏謝皇帝顯有無君之心詔韓維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致仕於筠州居住維諸子乞盡納己官聽父居里詔以維先朝舊臣年八十一特許之其實諸子告章惇云父執政與司馬光議論多不合故得免行維子宗孺宗質此據維本傳并邵伯溫辨誣新錄曰韓維歷事三朝耆哲老臣而云有無君之心實為誣謗今刪去仍於奏狀以下三十二字按三省所言其為誣謗審矣若削去此三十二字則不見當時所以行遣今復存之邵伯溫辨誣云范純仁責永州其子正平正思關韓

維責筠州維諸子告章惇以維執政與司馬光議論不
合得免行亦欲以純仁昔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
先白純仁純仁曰吾用君實薦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
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媿心而生者不
如無媿心而死二子遂止維謝表云臣言五月二十九
日遞到告一道責授臣崇信軍節度副使致仕筠州居
住尋進發上道至汝州汝墳鎮准潁昌府牒備坐尚書
吏部符准敕三省同奉聖旨以臣八十一歲特免筠州
居住者自罪之臣方懷於震惕好生之德遽彰於衰殘
祗服異恩交流感涕伏念臣才非應務智弗周身舉遭
遇於盛時遂冒塵於顯仕疲駑自竭績效無聞先帝貸
其狂愚屢加保護陛下憐其勤舊首預甄收賦命屯奇
操心迂拙蒙東朝之訪逮條當世之便宜獨貢謝章實
乘常式緣久從於踈外致有闕於講求敢怠肅恭自干
誅殛仰繫聖度特屈明刑止降冗員仍干善地杖槁體
而祗役冒溽暑以經痾撫己自憐顧天無所忽頒詔旨

許復里居招驚魂於散亡尚迷歸路顧舊廬而錯愕恍若異身舉宗至於歔欷呼行人為之嗟嘆此蓋皇帝陛下德均慈父澤並陽春察臣夙稟冥頑未忍伏之鈇鑕愍臣久嬰疲瘵恐其斃於道途特貸衰年俾終餘日退安窮約甘自比於編民追省愆尤更當期於没齒奏狀稱止謝太皇特垂褒諭更不謝皇帝汪應辰嘗為韓言家子弟以為當時太皇謂維自今當呼卿等為公故維有此奏據維謝免行表則云條當世之便宜初不及呼卿為公等事須求韓氏家傳細考之

中大夫提舉崇福宮范子竒為太中大夫依前充寶文閣待制致仕從其請也　兩浙轉運副使張綬知洪州知蘇州賈青權兩浙轉運副使先是三省謂綬不職議以青代之曽布林希言綬亦無它

但嘗牒陳次升問周穜索錢故三省惡之兼青苛刻前在福建起獄所按官吏有至除名其後理雪乃實無罪令又使之使一路不合物論京東有呂升卿兩浙有青數路人情洶洶不安矣上然之既而卒從三省議　詔賜陝西河東銀絹百三十萬上頗吝內帑物曾布請以牧租錢給之乃許章惇曰內帑本以待邊費上不答

戊寅詔高班梁敦特降一官勒歸班敦嘗管勾潁川郡王北宅月當得俸一萬五千而敦告上不盡其數僥求

差使故有是責其入內內侍省指揮更不施行　故入
內副都知趙世長係隨龍特與恩澤五資
辛巳詔太史局言六月朔日有食之天著厥異朕甚懼
焉其日可罷視事仍令有司具素膳公卿等更宜勉思
所戒以輔不逮仍差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祭告太社日
未出百司守職其合行事太常寺疾速施行　先是樞
密院奏事上諭曾布以太史言日食欲避殿布曰近例
正陽月乃避上曰天變所當警懼布曰若出自聖意欲

祇畏天戒亦不必故事也上悦退而語三省而三省實不聞之章惇曰須正陽月乃避莫不須如此布顧黄履曰聖意如此寅畏天變雖過不妨履亦然之既而詔書出莫不稱誦而惇意終不悦然亦莫敢不即時頒行也

瀘南縁邊安撫司言蕃官播州夷界都廵檢楊光榮乞獻納播州疆土準朝旨南平軍不得擅便招誘光榮叔姪獻納地土若逐人因事出官即婉順和觧仍從長處置尋下南平軍施行經今二年不見二酋出官又報

文廣身死其弟文翰與光榮不相和解文廣是光榮何親當明著之舊本如此必有脫字光榮勢微弱欲倚漢界為苟安之計所以南平軍誘令獻納疆土本軍不候朝廷指揮便行接納雖已敦遣光榮等歸本族萬一為文翰攻侵無所借助或却憑付羅氏鬼主窺圖文翰深恐夷界别致生事其楊光榮已令權播州都巡檢掩其過惡但言不切鈐東部族致害文廣特與放罪正行補授所有文翰遭罹變故雖然難以盡行承襲亦乞特與殿直並充巡檢令来楊

光震元係播州夷界都廵檢光榮係同廵檢光震被害後本司前官巳令光榮權都廵檢難以却行貶損況文翰合承襲亦難處光榮之下所以據逐酋元管村族着望乞以播州東南地分作兩面並權充都廵檢其楊光榮楊文翰仍望以廵檢祭酒名目降告施行夷界廵檢自從宣命指揮從之仍各與帶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

是月章惇欲禁河北鹽語同列曰今論者以為祖宗有

詔旨不可禁要之皆吾民何獨河北為不可禁乎曾布曰相傳太宗時河北人詣行在泣訴乞免禁鹽太宗許之遂於税額中增鹽錢其後仁宗時有議欲禁鹽者三司使張方平以太宗時語白仁宗仁宗矍然為降手詔云朕不忍令河朔之人斗食貴鹽議遂格至今刻石在北京惇曰此只是文彦博刻石何故獨不忍河北人食貴鹽令太學諸生豈可云只照管其齋舉人此非通論許將徐曰北京石刻見在乃夏竦所刻也布曰冲元嘗

守北都固當知之衆遂默然曾布日錄右辛巳令附月末　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蔡蹈言臣伏覩近降敕旨施行宣德郎竇訥奏乞河北路官賣鹽者臣竊以河北諸州鹽法自五代以及本朝嘗禁榷矣不旋踵仍舊通行熈寧中先帝嘗問王安石曰著作佐郎張端言榷河北鹽事如何安石對恐亦可為但未詳見本末爾先帝曰理財節用自足致富如此等事雖不為可也先帝隆眷安石言聽計從而於此獨斷以不疑非灼見利害不至於是其

後雖有計議之臣請稍更法隨即寢罷由此觀之河北鹽法若官可自賣何俟今日然則先帝之深思長慮至仁廣惠固可見矣伏願陛下留神省覽推原先帝聖語所謂如此等事雖不為可也其意安在臣伏覩元降朝旨令本路提刑提舉轉運安撫司同共相度令來止有都轉運司保明深恐衆議必有未協况民情乎欲望聖慈速賜睿旨且令河北鹽法依舊施行庶不生事一方安堵天下幸甚鹽禁後何如當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臣王汝嘉

謄錄監生臣李光緒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紹聖四年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翳不見羣臣具表賀

丙戌三省樞密院同班致詞賀不見虧蝕上顧三省曰卿等更當修政事以進賢退不肖為意章惇曰朝廷未

嘗不以進賢退不肖為事然衆所謂賢者未必賢須考實若全以虛名進退人則却於政事有害曾布曰陛下以進賢退不肖為戒則政事無足為者賢不肖各得其所則政事豈有不修者乎人固難知然君子小人之分則無以逃天下公議若不顧公議則是非貿亂何以辨明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猶禮貌之有孟子在下然後知匡章為非不孝天下人亦信服豈可衆謂之不孝者皆孝謂之孝者皆是不孝恐無此理臣以為君子小

人有天下公議在誠不難分别惇曰若盡要為君子誰為小人者布曰臣不敢以小人自處若無君子之心何可居此地若有小人在朝廷以義理言之於陛下前雖同列不可為之隱上笑云同列莫難相揩布曰為陛下分别是非何所不可章惇為宰相若同列中有小人為陛下言之亦職事也況在下之人邪正淑慝何可有隱只有近日進呈吴居厚謂之棄瑕録用則可謂之當進則非也惇曰自侍郎遷尚書有何不可謂之當進則非

也兼是使能上曰只是使能布曰謂之使能則亦庶幾然尚書地勢不輕未宜以匪人處此惇曰尚書侍郎亦不爭若作執政則不可也布曰執政固不在論議然為尚書亦已過矣又如賈青所至官守踰濫及作監司按吏起獄有至除名編管者後按之皆無罪如此等人豈可付之一方惇曰官所踰濫者何止賈青布曰不知為誰何不按治惇曰青所至職事修舉今但欲以有虛名者為監司為從官則政事皆弛矣布曰神宗每稱漢宣

帝循名責實而臣為小官時嘗上疏言風俗之敝以為士盜虛名吏習偷惰王安石以為名言然亦未可以有虛名者便可廢也布與惇反復其語甚多衆皆默然惟論賈青時許將及黄履曰青在福建誠過當布又曰若謂賈青為先帝所用則元豐末自犯法勒停惇曰青自為買珠子布謂惇此言尤無理趣也再對布因言前日日食陛下一發德音退托不逮虧蝕為之不見天人之際其應如響臣等待罪政府臨事既不能有所建明及

陛下側躬畏變青臣等以勉思所戒亦莫知所報稱又不能引咎辭位以避賢路其罪已不可勝誅及進謝陛下又以進賢退不肖為戒臣伏聽德音雖堯舜禹湯之言無以過此大臣既無以將順臣忠憤所激不免喋喋煩聖聽然臣所陳居厚青等皆小人豈所當進令邪慝之人變亂是非以邪為正以直為曲實中外之所不平左右之臣有正人端士願陛下更賜辨察臣固常恐小人黨與相與為一壅蔽聰明外議皆以為言事官議論

多與三省大臣不同恐不得安職或假以美名徙之他官或加以罪戾廢黜如董敦逸作侍御史若擢為權侍郎則可謂峻遷然已罷言職其他言者皆恐似此遷除則與大臣異者皆去言路必盡引門下朋比讒慝之人充塞要地則差除有不公號令有不當陛下雖欲有所聞不可得矣上曰却不曾有此議論布曰中外所憂如此臣不敢不陳陛下臨事之際思慮先定謹聽而審處之爾十二月五日敦逸自侍御史責知興國軍竟不曾權侍郎

錄故龔州土刺史

皇甫歡孫部為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充䔥州土刺史初一日事今附此　詔修國史院録歐陽修所撰濮廟議一本進入　詔詳定重修勅令所删修官朝請郎徐發朝奉郎鍾正甫各與陞一任堂除差遣編排官宣德郎董嗣之與陞一任堂除差遣朝請大夫許介卿與減二年磨勘仍依元豐年例選留删定官四員檢閲官一員令本所具功力輕重分等第闗司勲擬賞申尚書省

丁亥詔兵部支降神臂弓五百張付環慶路經略司新無

戊子武昌軍節度使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宗楚卒車駕臨奠輟視朝三日贈太師追封惠王謚曰僖節　府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仲御為鎮寧軍留後開州防禦使仲聘為同州觀察使

己丑詔蕃官作坊使楝懷義特贈東上閤門使忠州防禦使賜銀絹緡錢各一百男殿侍溪楝巴半之仍令經略司各具其孤以聞以涇原戰歿也　詔賜蘭州增展金城關入役廂禁軍弓箭手蕃漢兵民特支有差　户

部狀檢準治平二年三月四日中書劄子節文三司奏欲應今日已前及今後客人批抄茶税錢五分依元指定住賣去處内荆湖南路販茶限一年八個月荆湖北路限一年六箇月江南東路兩浙淮南限一年四個月送納了足餘五分並與展限半年如更有客人陳乞展限從省司勾追勘斷奉聖旨依本部看詳治平元立法意已寛商旅又立定不詳展限刑名故拘收課入有準不誤國計元祐中王巖叟奏請只憑商旅以罷水磨茶

剩數為説更要展限奏請不用祖宗已來條約既送户部亦不檢引元條申明遂降指揮展限一季顯見日限太寛走失課入兼自元祐二年沿此後来内外茶税錢本部置簿每年春季違限倍罰税錢令點檢簿内白脚未勾銷者一千七百四十三件并已有銷了却使元送納處文字到省部月日銷到者一千三百四十八件既無元送納月日則無以勾考違限竊緣每年茶税錢約七十餘萬貫經今十年失於檢察更元祐中非理展限

恐官司上下別有情弊今欲乞外處委提刑司府界委提舉司選官一員在京於本部選郎官一員各一年取索照證文字驅磨施行尚書省勘會元祐二年六月權展朝旨係一時指揮今來自不合行用外詔依户部所申

辛卯權殿中侍御史蔡蹈言近太僕寺主簿李撰遇皇太后幸池道側不引避罰金衝替太學正林虞衫帽乗馬行道望上儀衛不即斂退其不恭畧同而特旨以贖

論是大臣子勢可撓陛下法非所以示至公詔虞特差替虞希子也　樞密院言累據環慶等路探報賊界七月一日點集河南北人馬已降指揮令逐路講措置備禦應敵方略西賊夏秋之交恐未能點集多以虚聲疑我因得稍自休息然諸路亦不可過為隄備但不宜輙自勞擾仍令諸路帥臣隂為持重安静之計而明行文字指揮令諸將各整齊兵馬為大舉次第其間如有利可乘自不妨随宜出入討蕩惟以嚴重養成士氣為上

詔劄付諸路帥臣（此月末涇原章楶云云可考）

甲午樞密院言鄜延經略司奏相度得延安府延川縣城形勢不便難為守禦合依延長臨真縣例廢作不可守禦縣從之　太中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范子奇卒

乙未直秘閣呂温卿為鴻臚卿集賢殿修撰權知秦州陸師閔兼都大提舉成都府利州陝西路茶事兼提舉陝西等路買馬公事（已見三月四日當存一去一）錄故溪峒南州田忠遂男洪景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

察御史充南州都巡檢　户部言承議郎同管勾陝西路銀銅坑冶鑄錢公事許天啟乞依五月六日朝旨衘内增入京西川路等字從之仍别給付身黄牒十二月十五日

樞密院言熙河蘭岷路騎兵闕馬數多詔專委權提舉買馬陸師閔於年額外更收買二千應副熙改正云云可考

河蘭岷路諸軍并漢蕃弓箭手限防秋已前數足内弓箭手合自備馬之人闕經略司依所買錢數寛立期限催納元價送還買馬司仍逐旋具支買過匹數以聞

詳定重修敕令所言遇聖駕行衛入禁衛從外第一重者徒一年每一重加二等第五重當行處斬即應在禁衛而越入者一重杖一百每一重加一等入第五重徒二年事理重者奏裁以上誤者各減二等其行立不依儀式非越入者杖八十

丙申詔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翰林學士蔣之奇權吏部尚書刑恕各舉監察御史二員以聞七月甲寅曾布云云可考詔江寧府敦遣茅山道士劉混康上京住持上清儲祥宮

九月一日給百千路費可并此

丁酉賜環慶路修復安疆寨防拓蕃漢官帛有差三月一日二十三日可考朝請大夫知楚州陳敦為軍器少監皇城使漢州刺史張整為環慶路鈐轄

戊戌樞密院言招納賞格内如能設方略傳道信息誘致招到西界内强壯之人許每名支絹十匹緣西界老小婦女亦有歸漢之人慮招納之際以别無立定酬賞不肯一例接引若行約回即阻歸漢之意詔招到老小

婦女每人支絹三匹十歲以下二匹　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呈邊報曾布言涇原築邊江已有緒然環慶又欲築灰家觜以次經營韋州清遠軍灰家觜在青岡峽口入峽行四十里無水泉乃至清遠此地太宗以來經營鄭文寶自長安致林木飛鳥以往皆不可活今雖能進築但恐不免煩朝廷餽餉則關中困弊矣上曰如此何用章惇曰孫路言有良田千頃可耕足以自給又云史不足信布曰史乃已試之效未敢信路之言令保明委

有良田可以自給不煩朝廷餽餉即聽施行上曰如此甚善惇曰拓地不獨此處亦當以此戒之布曰固當如此再對上曰孫路不足聽亦未須令施行且令奏聽古布與林希皆稱善七月二十七日戊寅始有詔令檢視

壬寅樞密院言龍猛龍騎係雜犯軍額其闕並不招人止是三年一次於歸遠壯勇人兵内依等樣揀到前後累闕兵額數多今欲禁軍犯徒經決不該配兵級經斷及一年令所屬官司因歲揀取問願依等樣揀填龍騎

指揮者聽等驗發遣赴軍頭司內川廣不用此制詔可
甲辰上批為暑熱應在京工役去處並放假三日　熙
河蘭岷路進築青石硤畢工詔賜入役及防拓軍兵緡
錢有差　三省樞密院同呈熙河進築青石硤役兵等
并特支并涇原築邊江川並賜茶藥內張詢鍾傳欲不
賜上問其故因言青石硤只合作六百步至四百步堡
子傳乃欲作千步城又以盛夏興役非如涇原不得已
而為之上曰為之莫不為無補布曰關陝人自來云須

築了石門子便是了當但興作非時爾上曰且與茶藥不妨此不足計校布因言傳以十二日興役有書報臣而不奏此乃可罪見劄下取問候到施行上曰走馬亦不奏布曰必是走馬不知然亦當取問次布又言傳不獨此事又欲經營會州而探得黄河水道險於峽江却欲以船栰般運官物上曰誰令傳如此衆莫敢對上又顧輔臣曰似此不可為者莫不須作衆唯唯及再對布又言章惇雖不以傳取會州為然而鋭意欲令經營卓

邏監軍司以窺涼州此二者要皆不可為林希亦言臣初秉政便聞朝廷欲漸為汉斂邊事之計令則不然經營殊未巳布曰西人令秋必大點集若氣勢尚如去秋猖狂則安得不為汉斂計上深嘉納曰此不可忽甲辰二十七日事

乙巳橫海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宗祐為青海軍節度使進封嗣濮王舊録既於此書宗祐封嗣濮王又於八月十七日書之此新録削存彼按宗楚以此月六日卒後旬日宗祐嗣封恐事理當然若八月十七日則似稍緩今從舊録止見于此保寧

軍留後東陽郡王宗漢為昭化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康郡王　權發遣提舉秦鳳等路常平巴宜添差權發遣陝西路轉運判官元符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可考　樞密院言熙河蘭岷路經畧司言據趙醇忠母李薩爾均言孫男永壽陷夏國請令永壽弟永順永吉管勾族分仍請錄永壽男阿克凌承襲官爵永福永保三人更候三年如不出漢請令與弟永順永吉承襲詔阿克凌特與内殿崇班仍賜名世長差充本族廵檢先支與請給候年及格

正行管勾餘依李薩爾均所請

丙午詔賜褊江新寨名爲鎮羌寨五月六日始建請進築

户部言凡創置場治處知州監官已有第賞之令而錢本乃轉運司應副令不預賞恐加沮抑且無以激勸請監官合得第一等酬奬者本司官各減二等磨勘從之

丁未皇第三女封懿康公主

己酉熙河蘭岷路經畧司言本路蕃官東上閤門使登州防禦使岷州一帶蕃部鈐轄包誠昨赴涇原陷歿有

子一十三人長如京使哈魯結族巡檢并岷州一帶蕃部巡檢次内殿承制明斯納族次右班殿直喜次猛並蕃城族次三班奉職文除凌珪族八人未有職名詔包海特與轉一官除遥郡刺史差充岷州一帶蕃部同巡檢包明等四人各特轉一官差充本族巡檢内包文涇原路有功候奏到仍别與推恩斯結木磋等八人特與三班借職差充同巡檢先支與請受仍並賜名斯結木磋名忠結星名信結默名才嘉木錯名良拜布名武濟

實木名勇索諾木名强開佐名毅仍令經畧司相度以包誠部族人馬作五頭項分擘與逐人管勾包海仍别作一等分擘餘四頭項將包忠等八人分擘在包明等下同共管勾人馬數目及包忠八人如何分擘於包明等四人族下充同廵檢名目開析以聞　太原府地震有聲　同管勾陜西路銀銅坑冶鑄錢許天啟乞將銅錫條内銅一百斤權减作七十斤比金一兩理賞金部言元祐七年四月六日已有此指揮欲依天啟所乞從之

法冊紹聖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聖旨今追附本月日

是月樞密院言涇原路經略司奏準朝旨令諸路帥臣隂為持重安靜之計而明行文字指揮令諸將整齪兵馬為大舉次第候得朝旨即會合前去見依朝旨施行慮諸將謂是的確事機不敢漏泄却致西人不知預不點集使自困斂令相度於七八月中下旬從本司兩次遣官詣管下將分或三兩將或逐將聚在一處教習量支酒食犒設便令休息不惟可以鼓作士氣準備防秋

使喚兼攻討聲勢愈更張大決可使西人取信多方備
我自取困斂貼黃稱如可采乞遍下諸路施行　河東
路經略司奏本司已牒鄜延等路經略司於七月半間
六路兵馬會合深入西界平蕩巢穴及闗都總管司差
發下蕃兵馬赴河外軍馬司交割凖備使喚并牒軍馬
司計度軍馬安泊之處器用等一一足備候諸路會合
約定月日委統制官分布頭項仰候見行下行兵之日
即取徑路深入賊界毀覆巢穴又牒知麟州王舜臣等

并劄付諸將依此指揮施行反牒轉運使計辦合用糧糗軍須等去訖詔令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詳逐路措置從長相度施行案以紹聖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具奏其報下必在七月上旬今附六月末

七月癸丑熙河蘭岷路經略司奏新寨畢工賜名平西寨即青石硤也差監押廵檢各四員監當一員六月二十二日賜特支

三省樞密院同呈邈江寨奏畢工又同呈章楶乞李忠傑父子赴本路招納上昨許以秋間召章惇督布將上上意終不許曰恐走失布曰走失恐未肯爾熙

河一路數州皆有田宅牛馬富盛少比但恐以號令反復爾上曰號令何可爾許將蔡卞皆曰招納未必有效上遂令且已布與林希再對上又及之頗訝數進擬因言忠傑以疑似得罪又未得般家欲且與移京西就便般家上欣然許之翌日詔李忠傑徙潁昌鈐轄世恭徙汝州支裝錢百千及坐船令熙河如法津置家屬赴任所

詔許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呂大防歸葬始大防卒於虔州四月十六日上聞之曰大防何至虔州及其家

請歸葬即許之議者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本意也王鞏甲申雜見云朝請大夫潘适為渭州通判時涇原帥呂大忠被名問邊事既對哲宗語呂曰久要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要其過海朕獨處之安州知之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外為人所賣候二三年可再相見呂再拜謝退而喜甚因章睦州召飯詰其對上語呂盡告之既至渭語潘潘曰失言矣必為深悔後半月言者論其同罪異罰遂有循州之行既死上猶問執政曰大防因何至虔州呂後請歸葬獨得旨歸哲宗簡在深矣嗚呼帝王之度非淺識可窺也潘過高郵語余如此今以此為據增入其地已附三年七月十二日大忠加職時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大防貶循州時

甲寅寳文閣直學士李南公請將江寧府等九十餘處繁難録事叅軍許差奏舉人從之御批契勘入内使臣自来緣求内中諸殿閣祗候止是希冐逐時非汎恩例及本家田授骨肉恩澤仍有歴仕歳月未深巳轉充近上名目者顯屬僥倖可依下項應入内使臣差充殿閣祗候到位實及三年方許將骨肉恩澤及非汎恩例回授仍並隔磨勘其非汎特旨改轉者不拘此制自今年正月一日後為始御集七月三日下曾布録作六月盡日今從御集

曾布林

希同呈御批因言陛下肅清宮闈如此可謂英斷上曰
黄門以下理三十年磨勘但營求入殿閣祗候便轉資
太僥倖布曰不獨如此如皇太后歲得八人恩澤及外
家者無幾上曰太后近日不如此布又言陛下於宮禁
裁抑僥倖外庭尤宜留意士類進退之際所繫不輕近
聞有詔舉御史而蔡京與數外議以為卞在政府京何
可數舉言事官上曰召對方除布曰雖如此願除擬之
際更賜留意審察兼聞林希言有欲舉林自者此人固

陛下所知何可在言路上曰不聞希曰聞方經營爾希又曰近日周秩自淮南移京西衆議恐其過都遂留上曰無此議布曰衆論恐如此爾此人儇薄亦恐不可在要地上曰秩曾言鄭雍上舊不以秩論雍為然今似與之布曰臣累言臺諫給舍皆耳目之任令以蹇序辰輩充之嘉言讜論何繇至陛下之耳非所以廣聰明之道也希遽曰臣唯乞陛下勿以執政所悅者為言事官公選正直之士非朋附執政之人為之則為有補布曰臣

累曾陳此論以謂言事官不可但用執政所喜之人願陛下留意執政所喜布蓋專指騫序辰也周秩自淮南運副移京西在六月十六日今附此

丁巳新知通州朝奉大夫直龍圖閣崔公度管勾崇禧觀從其請也尋致仕遂卒公度卒在八月十日舊傳云公度起布衣卒無所施設元祐中不免附會新傳削去

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知陝州游師雄卒

戊午詔知通遠軍康謂詰平西寨界至青石硤以來打量堪耕種地土都計若干頃畝可以招置得弓箭手若

干人數置籍拘管一面措置召募弓箭手佃仍具以措置次第以聞六月二十二日當考

庚申侍御史陳次升言風聞鍾傳行下陜西涇原等路令將軍糧米舂成白米并一色小豆支與諸軍却減下斗數按傳妄作不遵條例尚書省勘會曾降指揮下陜西轉運司舂鑿淨米即不令減數支遣若留充出界齎糧最為輕便詔陜西轉運司將見舂鑿到米過軍行出界即相度量行折數支給　詔吳執中韓粹彥鮑朝賓

王繹張逢何執中謝文瓘石嗣慶曾孝蘊可並令閤門

引見上殿御集七月九日當考此九人召對因由吳執中八月四日以朝散郎詳定敕令所看詳利害文字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韓粹彥七月二十七日以衛尉寺丞除京東東路提舉常平八月二十四日以承議郎為司勳員外郎鮑朝賓八月四日以通直郎新權知永州除兩浙提舉二十八日改淮南東路王繹張逢何執中十二月五日以太學博士為諸王府記室參軍石嗣慶八月二十一日以朝散郎除京東西路提舉九月乙卯布錄云京卞引家彬石嗣慶曾孝蘊八月二十八日以發運司準備差遣除兩浙提舉

辛酉上批沿汴兩岸房廊除堤面依條留一丈五尺外應地步並交割與京城所其屋宇地基依祖修蓋仍令

都大并合干地分使臣鋪頭兵員等同共照管兼隷本管所割御集十日事

癸亥太中大夫寶文閣待制知杭州韓宗道卒

甲子内中遺火此據御集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臣伏聞今月十三日夜禁中遺火者竊以災異之來必有所因自古聖帝明王德雖甚盛世雖甚治必恐懼修省肅祗天戒故祖宗以来聖德可謂盛矣治具可謂修矣每遇變異常恐其不逮内則小心以求諸己外則下詔以求

直言伏望聖慈追而行之上答天變下達民情儻愚者之言或有一得庶幾聖政有補萬分不勝幸甚　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吏房送到蔡肇除太常博士詞頭按肇本從王安石學及元祐間群姦用事凡安石所論著建立悉遭詆毁肇於此時不能守節顧義遂附會軾轍忘其舊學軾轍喜其背師附己遂擢寘黄本書局由是為清議所棄紹聖初與舒煥李格非等俱補外任已而獨用肇為正字復因言者論列寢罷則今日除授其班品

乃在正字之上不當前後自為異同況太常禮樂之司博士與聞議論由此可以循致顯塗當擇行純一守正不撓之人以稱所任肇與除寺丞　禮部言今後遇僧職有闕所出試題以大議七道墨義三道考校通取文理優長從之

乙丑詔降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韓嘉彥朝參畢歸主第從嘉彥之請也

戊辰權吏部尚書邢恕兼侍讀　權刑部侍郎李琮為

寳文閣待制知杭州　試大理卿周之道權刑部侍郎
秘書少監安惇權吏部侍郎　著作佐郎國史院編
修官周穜充崇政殿説書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穜
貪汚卑猥跡狀甚明姦佞傾險清議不與自去年屢有
進擢不協公議臣嘗論奏陛下付之有司考實悉如臣
言特與放罷且臣嘗為刑部郎官伏見刑部斷例有受
寄財物輒費用者所犯杖罪遇恩特旨衝替穜擅用張
綬供給等錢計會弟秩出文帖以寄還為名支付梢工

却令手分收取文帖三年並不報知致綏論訟事發方始寄田澧州所為如此無異於盗原情量重豈止與受寄財物輒費用者為比乎設使就輕姑以受寄財物輒費用論猶有徒罪比之前例衝替有餘朝廷特與放罷臣去年累章彈奏慮煩天聽不敢再三况今日進講經筵在帝左右宜得正人端士則陛下日聞正言見正行而貪婪傾佞之人豈可以充是選伏乞斷自聖衷追寢成命以允公議不聽次升又再言之穜卒罷說書　鄜

延路經略使呂惠卿言近據諸處探報西賊點集人馬
欲侵犯本路白波流等處合依前降朝旨出路牽制及
乘間進築今踏逐到開光堡正當西賊来路下臨無定
河至綏德城克戎寨相約三十餘里東可以照應天山
等處西可以控扼原平杈把嶺一帶賊馬并對境地名
杏子河東山有寨地可修一城三面各有大溝四面有
大河下面石脚係寨門順寧兩寨之中西與威戎城接
連有地名羅渠谷嶺上可以創修一守禦大寨見委官

相度請從本司一面擇利修築從之九月壬申可考　御批入內押班馮世寧藍從熙今月十三日夜內中救護遺火有勞及統部親從官等出入禁中別無疎虞可特各與使額上轉一官馮世寧除宣政使藍從熙除宣慶使御集七月十七日事　世寧從熙辭免降詔奬諭仍各賜銀絹五百兩匹御集七月二十一日令并書　又批內中使臣各依此推恩內該轉資者並不隔磨勘劉友端藴珪黃經臣李瓌楊日言王通賈祥梁裀尹球任詧黃安賢梁道淵楊廸王達何

景王存劉永達康弼吳庠各轉一資內劉友端更與減
三年磨勘黃經臣王達何景各更與減二年磨勘李翊
與減三年磨勘朱祐之梁昭慶江有度李石劉逢特與
各減五年磨勘張亶與徐彥李敏各減七年磨勘依條比
折年月高震黃沫黃式與減五年磨勘依條比折年月
祗候殿頭楊景祗候內品譚積與各減二年磨勘徐彥
與減五年磨勘餘依已得指揮御集七月二十一日下
己巳詔罷作北郊竢先罷合祭於圜丘乃行先是有旨

遣近習督修北郊帷宫限八月以前畢三省遂下户部作北郊凖備遣官諸路刻刷錢帛及製造祭服并儀衛法物甚急忽降此詔許將謂曾布曰此盖失於先禀也

十二月末

蔡踏云云

庚午太史奏火入輿鬼主賊在君側宜備之上遣中人召太史詰之對曰讒慝之人皆賊也惟親近正人修德乃所以備之此據曾布日録天文志七月丁卯熒惑犯鬼宿西北星主執法者憂庚午入輿鬼丙午犯積尸氣主將臣憂與布録不同當考

光禄卿程嗣恭為直秘閣知揚

州

壬申權兵部侍郎黄裳為試兵部侍郎　鴻臚卿吕温卿為直秘閣權發遣江淮等路發運使　秦鳳路提刑陳敦夫言捕賊盜給賞官司故為留難乞重其責大理寺立到告捕獲強盜應給賞轉資而官司無故留難者杖一百從之　詔大程官承發内降并入進及已得旨關録三省文書輙私封發及以示人者徒一年五百里編管贓重者以不枉法論許人告捕賞錢三十貫先新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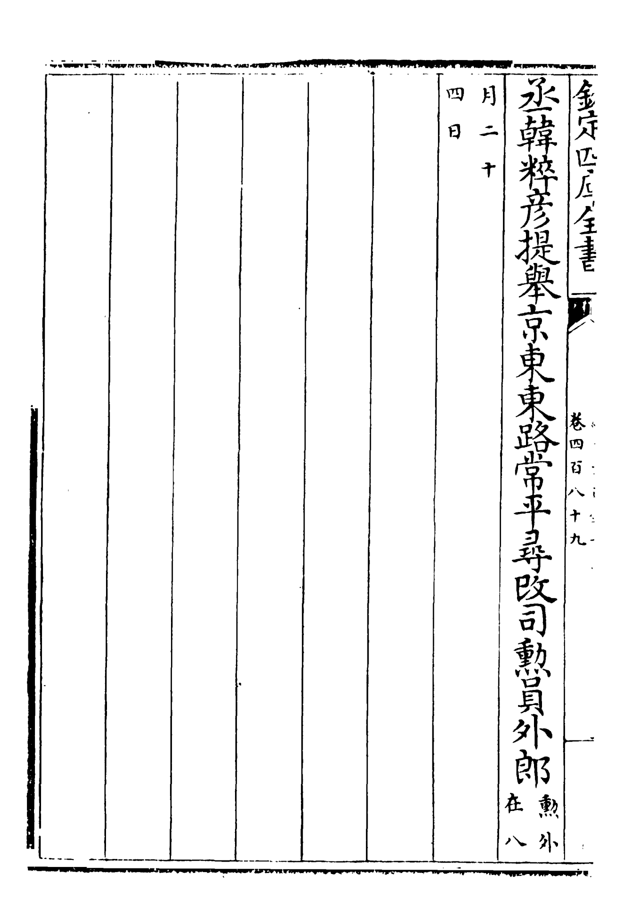
是樞密院奏事上曰中書録黄文字大程官輙以示人有關防否曽布及林希對曰此輩多以轉官及除授差遣報人求貨賂爾二府文字往還亦多實封但恐不免私啓封以示人當更勘會如未有刑名約束當立法上曰當嚴為約束布希退以諭三省遂立此法

乙亥幸上清儲祥宫

丁丑御批内中遺火勾當内東門司官等有失提舉可依此施行勾當内東門司劉有益降一官更罰銅三十

斤會通門上名使臣馮瑀史世康容彭年各罰銅三十斤御集七月二十六日

戊寅詔孫路奏乞籍灰家觜寨其令路先檢視委有良田千頃地利經久可足戍守之費不煩朝廷饋餉即依所奏施行六月十六日戊戌環慶始具奏　又詔鍾傳相度卓囉該珠一帶攻守之計布錄六月二十二日甲辰九月二十二日壬申可考　皇城使成州團練使王殊為東上閤門使尋罷勾當皇城司差熊提舉中太一宮集禧觀事太一集禧在八月八日令并此或並削去　衛尉寺



丞韓粹彥提舉京東東路常平尋改司勳員外郎勳外在八月二十四日